



1月15日是老爸爸百岁生日,家中姐妹早就热火朝天地谋划如何为他庆生。庆生,就要喝酒聚餐,算下来姐妹家庭成员必不可少,即使婉拒各方亲朋好友,四代同堂,起码有20多人,两室户的小小客厅如何能够容纳得下?唯一选择是去餐厅庆生,老爸爸就要下楼。

老爸爸百岁高龄,历经各种磨难,至今脑子还煞煞清,生活基本自理,但听力衰减,尤其是上下楼梯,对他来说简直是“难以上青天”。老爸爸住老工房五楼,一梯两户,隔壁住着二姐夫夫妇,可以零距离“一碗鸡汤”照拂,吃穿无忧。老公房底楼为商场,门楼设在二楼。此类建筑结构难以安装电梯,老爸爸盼了多年,小区内零星有楼栋安装室外电梯,老爸爸居住的这栋尚无声音。

回想起来上一次老爸爸下楼,还是5年前母亲亡故后冬至去落葬。老爸爸颤着腿、拄着拐,靠着扶栏,喘着气挪步抬腿,那番受罪痛苦模样,看得我是心焦气急又无能为力。现在,百岁老爸爸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忙进跑出,争执不休,大度地表示一切都听女儿们安排,就是楼梯实在是爬不动喽。有姐妹道:这还不容易,现在出租爬楼机的公司,我们花钱去租,再贵也就这么一回。我马上打电话给居委会咨询,居委干部得知老爸爸属于人户分离状况,让我去咨询所在地居委会。所在地居委会回复,他们没有爬楼机服务项目,这应该属于残联部门。残联工作人员得知老爸爸没有残疾证,告知即使年龄再大,健全人无法享受爬楼机服务……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,无奈,向市民热线12345反映,还是要转具体部门落实解决……

老爸爸能否下楼,成了埋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老爸爸年轻时长得高大俊朗,魁梧挺拔,现在身高还有1.7米多,130来斤,上下五楼谁也背不动。大家集思广益:像重庆挑夫那样做成四人抬滑竿轿子?但楼梯转角太窄过不去。有人想到,救护车人员用救护毯裹住病人,各拎一角,很是灵活便捷,老爸爸却不愿意:那像个什么样子!此路又不通。能够想到的办法被一一否定,大家

百岁老爸爸下楼庆生记

汤亚和

绞尽脑汁无计可施,只得面面相觑。难不成无解?

反转突如其来。小妹来电,抑制不住地兴奋:女婿家里有一台爬楼机!他外婆因为经常要去医院看病,女婿父母就买了一台国外的全自动履带式上下楼爬楼机,只要两个人操作,用过多,很方便,到时带来即可。小妹大笑着:阿姐,搞定了,总算搞定了!我也很高兴,可还有点半信半疑。

那天临近中午,小妹女婿和外甥杰杰拎着爬楼机上来,就在楼梯口安装,很快完毕。爬楼机中间有个座椅,脚下两边像雪橇似的伸有两根长杆,座椅下装有履带。老爸爸坐进座椅,扣紧安全带,两人一前一后开始下楼。说是全自动,其实人工操作起码占一半,通过按钮开关来控制。老爸爸好像有点紧张,手不自觉地去扶栏杆,我们在楼梯上下紧张地关注着,却帮不上任何忙。爬楼机到一级台阶就要停顿一下,一级一级来,手脚过重就会吃“弹簧屁股”,两位孙辈像对待国宝瓷器那般小心翼翼,老爸爸轻轻松松地地下得楼来。那天气温骤高,进入三九严寒竟然有二十来摄氏度,阳光格外灿烂。老爸爸坐进轿车里,熟悉的街景扑面而来,他却觉得陌生,好在原先拿退休工资的上海银行仍在,老爸爸看着很开心,孩子似的东瞧西看,什么都好奇,是否听清楚我们的解说,只有他知道。

庆生宴举行得热闹而圆满,特请的摄影师留下许多父女、祖孙辈其乐融融的场景。两个多小时,老爸爸或坐或站,始终面带笑容,极其配合,他独自一人吹灭蜡烛,是众星拱月、名副其实的长寿星。

带着满满的喜悦回家。爬楼机上楼比下楼要吃力得多,靠电能带动履带咬合机械设备上楼很慢,且重心向下倾斜,下面的人必须竭力稳住,两个三十来岁的孙辈小伙累得满头是汗,事后吐槽浑身酸痛,总算有惊无险地平安到达5楼。老爸爸不断地向小辈表示着谢意,呵呵笑着说:要有电梯乘坐就不会吃力了,我还想到街面去看呢。

闻听此言,我不觉脸上有点发烫。是啊,百岁老爸爸至今还没住过有电梯的住房呢,可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愿新的一年能给百岁老爸爸带来惊喜。

夜光杯

一场浩大的“游园”画上句号。说起来也真有点啼笑皆非,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能预料得到的:景点人山人海,走高速从扬州开回上海整整开了八个小时……

看到一女孩在泰山山顶上,碰上大风,又是降温,可怜巴巴蜷缩在一块大石头底下,周遭飞沙走石,令人心疼。

于是种种抱怨接踵而至。什么“拿钱买罪受”,“人挤人,吃饱了撑的”。想起一句名言:“旅游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”。

但抱怨归抱怨,多尖刻的讽刺也只是令当事人莞尔一笑,该远足的人依然如故。为什么?

大概谁都听过纳兰性德的名句:人生若只如初见。人生如果都像初次相遇那般该多美好!换几个字:人生若只似游园。每当提起行包,准备远行时,你心中会涌起有多少“初见”的期望,会有多少不可预知的无限可能和惊喜?这就是人

会。有一年在俄罗斯玩,我曾用俄语对一位中年妇女说:“我俄语说得不好”,大概就是这句话中那个“P”的发音较标准,她回答“不,你说得很好。”

光明中学师生融洽。那时我们年幼调皮,还跟老师捣乱,班主任徐紫芳却不生气,还请我们这些调皮

香飘万里记母校

汪正煜

生街轰动,石库门里阿姨爷叔为之骄傲。那时没有重点中学,可是一般学校初中学费要五十多元,像市立光明中学只要十二元。更主要是这所当年的“中法中学”名闻遐迩,师资力量雄厚。学校里许多老师精通法文,虽然他们已改教俄文,可是其教学依然一丝不苟。俄文里有个“P”音,要卷舌读,俄文老师非常耐心教我们学

人生若只似游园

李庆生

性,这就是人性的向往和追求!这就是旅游如此潮起潮涌、汹涌澎湃的启动密码。

那句话应改为:旅游就是从自己待得不怎么新鲜的地方,去往一个让自己感觉充满新鲜的地方。

比如:当你踏着滑雪板,用力向后一扬滑雪杆,“啾”地一下往下滑去了,你从高山顶峰沿着雪道飞驰而下,那份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让人陶醉。滑板在雪地上划过,留下一串串美丽的弧线。

你可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包裹得大熊猫似的滑雪者,停在那里,无论如何不及避让,啊!撞上了!幸亏你已减慢了速度,两人都有很好的防护,没事,哈哈大笑。对方摘下洁白的头盔,与你相视一笑。多欢喜!不一会儿,竟可以并肩拉手,咬



游龙戏珠

顾耀佐摄

飞行员,退役后到中学任教,本人身怀不俗的武功,看家套路“披挂掌”,打起来虎虎生风。一日课后,他正在大楼侧练武,有学生在旁说:“老师,您这样的打法,会被人打败的!”他并无不快,只是笑笑说:“小孩子,你懂什么?”“您两个手一伸一缩,趁缩回时的空当,我一掌就能打败您啦!”“哈哈……”王文瀚大笑起来,“好哇,那你就试试吧。”“行。那学生冒昧了,请老师先出招。”“八卦掌?”王文瀚一见对方的步伐便知是什么拳,慢慢地使出形意拳的功夫来了。两人左掰右扣,突然学生瞅准老师出手缩回时的空当,倏然发力,一拳正中胸口。“好哇!”边上的学生见此情景,大声欢叫起来。王文瀚大声赞叹:“好,厉害!”当他知道学生竟是大师王壮飞儿子王翰之时,格外欣喜,并决心拜其令尊为师,此后就常去山西南路176号向王壮飞学习八卦掌。——多年后,我与宫廷八卦掌第五代传人王翰之相遇交谈,方知我们是校友。这段交手也在同学

间传为佳话。

我进校读初一时,四周还较荒芜,小热昏梨膏糖摊还在,放学后也去听他胡唱一通。云南南路未开发,对面桃源新村第一栋楼刚动工。读高三时,这里已经热闹许多,我们文科班在三楼最边的教室,下临弄堂,隔壁弄堂里五香排骨年糕和烘鱿鱼,香气冲上,阵阵扑鼻。有一天,我发狠买了份排骨年糕,请挚友分享,因为他吃蛋黄月饼时曾让我咬过两口。那时正放电影《香飘万里》,我们边吃边唱,“香飘万里,万里飘香……”

今天,回想那清水红砖雕刻的大楼,曾培育出多少优秀人才,即以我们那届说,考入北大,清华多人,后来成为俄、德、阿拉伯语翻译以及水利专家、原子能专家等等,默默地为共和国建设添砖加瓦。此刻,他们也一起在唱着,香飘万里,难忘母校……



夜光杯

孩子青春期的,生理与心理都开始飞速成长。家长和他们说话可真得用点智慧。儿子放学回家,吃完饭就往床上一躺。以往的我肯定要数落他怎么不抓紧时间做作业呀,作业每天做那么晚,不要睡觉了?儿子则会什么也不说,白一眼我,再多说几句,就把我推出门外。现在我会关切地说:“哎呀!今天读了一天的书,是不是累了呀?要不盖上被子好好睡一会吧!”儿子摇摇头,还是什么也没说,不过躺了不到10分钟,就自己爬起来开始做作业了。

以前我看见儿子手中拿着电脑或手机心里就发愤,寻思这孩子有没有玩游戏?有没有看不良信息?越想越急,就会去管制,家里自然少不了或大或小的烟火气。现在我会真诚地对儿子说:“儿子,你长大了,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相信你能管好,学习与娱乐你能合理分配好时间。”儿子半信半疑点点头,但慎重地主动承诺,好好学习。尽管头几天没有在他预定的时间完成作业,不过情况越来越好,并不见把电脑给孩子就失控的现象,相反,若不给他,他倒真是心心念念,无心做作业了。

儿子最近有点感冒,学校一千米跑完之后,颈后淋巴发炎,起了一个大包,被同学和老师发现,让我带他去看病,儿子不肯,说不要紧,怕落下功课,要周末再去。——看,当我们和孩子好好说话时,孩子就会越来越好。

其实,许多时候不是孩子让我们不省心,而是我们让孩子不省心。我们的不信任,我们的焦虑,我们不切实际的期望与攀比,让孩子承受了太多的压力,让本该愉快的学习变得不得已。多理解孩子。就像我们上了一天班,回家也想往沙发上躺,孩子上了一天学,躺躺就躺躺嘛,因为我们累了。

面对青春期的孩子,我们要善解人意。和他们好好说话吧!用美好的语言去“贿赂”他们,抚慰他们,每天去发现他们的优点,赞美他们,体谅他们,理解他们,那么,他们便会真的在赞美中越来越向我们所赞美的方向发展。

白线效应

高纪纲

没有座。后来,车站工作人员在停车的地方用白漆在地上画了一条线,边上写道:乘车在此排队。自此乘车秩序大为改观,车未到,人们就自白线起排起长队,车开到,有序上车,从容又迅速。如今十来年过去了,地上的白线早已不见了,可是它却留在人们的心里,印在人们的记忆中。现在,无论何时,无论人多人少,在这个车站,人们都会在原来那道白线处排队候车。

这道白线告诉我们,规矩是要立的,但光靠口头号召是不行的。要排队上车,这大家都知道,可是不解决这个队从哪里排起,还是不行的。画一道白线,就这么简单,这个队就排成了。文明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,是需要引导、培养、激发的,是需要一些实际的手段来帮助形成的。从外部规定,到内心守则,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,来创造契机。



灯花

侯爱平真是一个值得称扬的女儿。为了纪念已故的父亲,决心完成一部有关父亲的著作。她不辞辛劳,远赴成都、长沙、桂林等地收集资料。我是在美国密歇根湖边一座小城读了她的初稿的,最近又读了她的修改稿。这种对已故父亲的真挚感情,深邃的对父亲的爱,看了真叫人感动。

1948年,由上海地下党学委分别组织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地大、中学生中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,共计两百余人,撤退去了安徽皖西军区四分区。我和战友侯吾亚,都在其中。他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。

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友谊,是忘不掉的。吾亚同志待人真诚、坦荡、热情,几乎给每个接触

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,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形势需要,我们又又在安庆附近的枞阳,由陈锡联将军挂帅的二野三兵团的驻地,分配去了十二军。而且又同在十二军的政治部工作。他在敌工部,我在宣传部。自此,我们几乎迈步在同一个征途上。共同经历了渡江作战,千里追击,由皖西而到达浙江金华西边的兰谿;又由兰谿北上南京附近的江宁而郑州、孝感、沙市。那一年秋天,开始了进军大西南。从湖南湘西,翻越武陵山,插入四川,解放了重庆。以后,又一起战斗在朝鲜战场上,共同经

历了五次战役,跨越三八线;在桦川一带,被敌人包围,最后又胜利突围北撤。那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,至今仍印象深刻难忘。说实在的,在那个日子,我们见面的机会是极少的,有时难得见一面,也仅仅拍拍肩膀,就匆匆忙忙上征途。但是,君子之交淡如水,心是连在一块的。

以后,因种种原因,连续几十年,彼此消息杳杳。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皖西战友举办的几次聚会都没能见到吾亚,也听不到他一点消息,不免使人惦念。2007年冬天,当我回到上海,得悉他确切地址后,就急不可待地给他去了电话。电话中他似乎特别激动,

特别欢畅。我们好像重又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战场上。想立刻见面,他说,他来上海,我说,我去南京。谁知道,仅仅隔了三天,完全出乎意外的,他夫人在电话中告知了他的噩耗,立刻把我怔住了……到今天,我仍然忘不掉他电话中那欢畅、激动的声音。我常常想,要是没有那次电话,他或许就不会那么快地离去。我真有点点疚疚的感觉!

我认真读了侯爱平的书稿,我更进一步了解了侯吾亚战友。这本书可说是吾亚匆匆一生的一座墓碑。实际上,它也多少反映出当时一些青年学生顺应时代的需要,为国为民献身的一番热忱。它将赢得后来人的注意、思考,引起共鸣,将是无疑的事。

好好说话

陈静

养育